

情氣也

答林擇之

熹奉養粗安舊學不敢廢得擴之朝夕議論相助爲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藁子奉呈不知擇之以爲如何也伯逢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汎濫不續密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古不盡如

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爲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答林擇之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謫藁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

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今日赤子之心已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爲思之如何是措其用而言之來論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爲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仲尼焉學體物而不可遺春王正月胡傳之谷神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數語明之遺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爲求其旨見喻更以周禮唐天文志系之爲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須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緣此說得來轉沒

交涉不免就其說答之似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說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况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却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它要之聖賢言仁自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言意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不能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鉗鎚也曹叔亦是自悠悠諸公學得且如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

進處餘則不聞問也李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用字如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度其長短示及孟說正欲煩訂正俟見面納向來數書所講亦併俟面論但顯道記憶語中數段子細看皆好只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親其德器粹然從容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

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切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貴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爲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貴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

擇之從容爲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  
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  
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  
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  
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  
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  
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如  
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  
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  
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  
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  
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  
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  
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  
奈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  
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  
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  
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  
已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朔  
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

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

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工之

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循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

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

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

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

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

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

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

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

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

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

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

有此書借錄一兩字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

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

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

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

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

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

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其纖清濁

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

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

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

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  
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  
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  
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  
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  
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  
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  
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  
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  
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  
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  
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  
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文  
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  
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  
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  
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  
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畧脫章句  
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  
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恠百出以欺世眩  
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  
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



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虚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畧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怛怛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

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已功夫處耶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爲得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卷尾二段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踈陞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 答林擇之 用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白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

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  
兼我方惡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  
又是次一等人故曰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  
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  
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被責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  
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  
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世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  
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  
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段皆好但

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甚亘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  
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簣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  
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  
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  
鞞猶犬羊之鞞矣鞞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  
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  
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  
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爲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爲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于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知言中說仁字多類此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沉緩急難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論觀雞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本意而知上蔡之爲強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

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  
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  
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者得極子  
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  
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  
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  
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  
以率性爲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失  
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  
濟衆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謂仁者不能而  
聖者能之也民鮮久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久  
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  
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  
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  
寄三章大槩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  
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已推已  
皆是賢入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是體  
上用工夫推已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  
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  
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熹答其書復詳言之仁著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

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入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

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入心之固有首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

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翦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

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疑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懣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爲也此戒夫

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爲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 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充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都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



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恠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

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發些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來貫穿甚善甚善寄得柳學擴齋二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爲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外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去一般

答林擇之

酒誥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論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克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克之平日所講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考異

答李伯諫詳觀所論將聖學做禪樣日有孜孜場才

而進樣下無省

以釋氏窮幽以下始終幽明却有間隔隔一作斷

答林擇之所論不知父母所生之身身一作敬

好仁直是難也他一作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 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

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興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畫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畫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

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

答蔡季通

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昭合也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爲收毀仍試別加思索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國寶程書告早爲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煩收教充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慵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畧看更有一例如入主  
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  
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  
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餘卷想看了若行李暫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  
子細開諭也環中圖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圖  
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當是變徵閏當  
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但律之高下未有準  
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  
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  
以當時見存之律為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  
其所爲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爲疑  
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皆借及此書近  
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純卜筮  
上看故其說有無煩著處耳今但作卜筮者而以其說推  
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刺著道理  
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常刺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子幸大兒不  
兒疑有誤字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  
意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諸左右告便令人學勿令遊嬉廢  
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  
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  
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  
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

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  
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  
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體  
記今據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  
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蕪善斟酌度其緩  
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  
擇數段更看不得可恠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  
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  
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  
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為糴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  
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猶話者集中有之否  
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  
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  
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  
說又其文太冗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  
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晦  
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欽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  
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危又極論持養欽莊實有愧於其  
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  
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  
書之說得暇試為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諫前日過



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着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來幸

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評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眷集一一佳勝爲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爲得失也鄙意與伯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齊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辨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爲佳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頹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

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圖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圖四用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昏且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鍾乳一兩納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

鐘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選承書爲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即此  
春暖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  
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  
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  
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  
以請弄工俟爲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  
如州縣攢司儘有能弄者但恐不能弄曆耳

人選承書知已還舍爲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不能盡述  
當畧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  
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藥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  
樣而調見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調見之多疑有誤字  
登山失事久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簡其功程也

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  
嚇走孔夫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  
公若道李通許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  
執滯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爲心術之害不但一  
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  
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  
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  
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  
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  
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鳴鷄而笑鳳  
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鳴鷄疑鳴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  
即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  
其端而撰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爲一篇  
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爲錄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  
以爲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  
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  
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  
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爲愈也歸  
奇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  
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

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  
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  
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  
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  
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  
難矣

###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  
歸里中俟辭召命予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  
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  
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

無彊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辭  
免之報但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  
却說合在風雲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腳面對筆架  
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  
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  
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  
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熹老矣方學做官甚  
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  
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  
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  
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  
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溫所欠者腹

中書耳得闕遠官閑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爲福也何必汲  
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  
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  
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  
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子也諸公已各  
爲致意但黃文叔已逝去熹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  
惜之亦爲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爲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  
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  
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興東下爲數日歛幸甚樓  
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脩曆事若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爲或須改造

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爲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會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是言也

答蔡季通

癸丑三月十一日

中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爲贊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旣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旣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真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閣記固難遽辦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而未愈今日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旣滿彼中代者

爲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爲誰亦已作書報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徐合成當尋的便寄薛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望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未幸早爲之乍歸窘甚嬰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來會語數日爲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褒乎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効及盡還江右迓兵矣此等小小恠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萬物之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伯諫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後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方說下注

脚今覆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  
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  
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  
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  
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  
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  
相周爲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  
意甚善不惟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負徑亦  
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  
有牽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方深圍徑之數以相  
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

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  
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揆  
着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揆着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  
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  
能及此乎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  
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  
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畫六而得太陰之四  
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  
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  
知明者以爲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大畧  
尤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節  
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



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即借看或能相伴入城  
途中得款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本脫一  
吾字煩一哥爲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  
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  
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較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憾  
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未與  
之或知不可能也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也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  
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  
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  
可無也正是此意而表於此等處都嘗然不曉所以難說

語也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  
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脩行轉無力矣區區於  
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  
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脩改示及中  
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  
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  
專心致志絕利一源疑聚渟瀆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  
不敢不以告也吳曾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數三篇似  
不甚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真不可  
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道得言語却不相似是何  
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固如是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

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絕乎乎李通似亦不須在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他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 答蔡李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

### 率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爲六十調者乃其餘耳况審度嘉量謹權充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爲完備耳

後段論說有發明此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鐘之長

下當改云

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

枚度之一爲一分

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

一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云云

嘉量章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改下當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爲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爲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示

### 答蔡季通

前日楚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惆悵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爲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了未

幸語一哥取以見予也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蓋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 答蔡季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爲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熹足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

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州便託彥中附此亦令過一哥處取安問矣政遠千萬爲道自愛

### 答蔡季通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爲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然亦有一絃自有爲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爲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齟舌亦未必可免也

### 答蔡季通

琴中旋宮一事正爲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爲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爲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

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  
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  
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蔡季通

前人疑當作前日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  
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  
息心休養才方縑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畧病敗欲以告人  
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  
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  
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  
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  
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

士麟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  
且以乾卦替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  
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  
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  
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汨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  
難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爲邪  
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

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七八爲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爲九兩之爲六乃康節以三爲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爲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

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

退之在我爾

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

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

吉應地無彊爲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

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爲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驩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

也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實又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亨貞之體各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群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



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 答方伯謨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爲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爲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爲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

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寄所疑爲望

### 答方伯謨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令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爲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爲去計

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事  
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爲旬日款殊慰所望也  
亦到此三四日而行令舅府判侍次煩爲致問訊意此便少遽未及  
拜書克明爲況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宰書  
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  
便還畧告批喻李君到彼畧周顧之爲幸未聞千萬力學  
自愛

### 答方伯謨

昨王變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暑伏惟侍履佳勝  
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  
之不應如此著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  
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侍次嘗及此否  
試爲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此詢  
之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云有  
書附渠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  
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爲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  
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賚謾  
錄去煩呈令舅一觀求其未當處旦夕畫成當并以拜免  
早得刊定爲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滿  
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嵩卿書云廖子  
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  
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爲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

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答方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兼善報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稟令舅向日所免敬箴更求注字乾道癸巳二月甲子新安書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為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畧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逃字據行

厭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即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

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為書付此便

回并所懇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寫去本首尾就

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寫去本此本伯諫欲刻如叔

京之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

俟却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字恐

舊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為佳數以鄙語塵囿妙筆何愧如

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字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

向跋胡公帖煩錄一本并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

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然其間不

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爲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即不可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畧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遠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 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

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畧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想可量比想劇暑侍履佳慶喜衰悴如昨欲往平茂實至今未能不克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遣蓋目前百事敗人意當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詩甚佳章辰州爲人求詩頗甚無佳思輒以奉煩渠本取章賢語名閣須畧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彊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季通病甚

疆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爲况如何聞欲  
遂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不佳  
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李克佐卿皆已得郡李克  
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也方  
暑自愛

與方伯謨

熹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疑  
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羊  
長淑善安貧睦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更須耐靜已悉以屬茂實  
亦畧與周佐說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  
以上可問即爲微扣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  
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

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爲齋記已爲草寄當必見之也虞祠  
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  
本俟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爲幸置  
物亦然李通竟雁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華事如何勢須俟  
荒舉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  
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入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  
勝爲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  
傷懷亦未能遽平也匕筋衣被并領李通屢得書殊未有  
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江文  
字甚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

盡其情偽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為真可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尚耳常德二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為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幽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為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入選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永福收近信否喜此諸况如前所興廷老書此後竟未得兩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為者皆心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為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採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交中

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萬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勅信州林子方此亦是殺鳴犢底消息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數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為此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書因見幸畧及之也居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也搬過建安良便恐此間動未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薦送即又不容來耳諸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異如云某其辨其是非按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某本非是未定則各加疑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某本未定則云且當從某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關或云

誅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爲慰親闈安問想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動飮食亦粗突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謹何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聞公試筆前語否

與方伯謨

比想所獲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早爲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僞黨爲之奈何爲之魁者不暇自謀特爲賢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寺示爲慰切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聞以論陳源故補外見詹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楊子序篇有冠乎群倫之云以爲無義者固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畧過此少欸一二日爲幸勿以徒御爲憂白飮青芻不難辦也熹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灸得脾胃  
俞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  
卷更煩爲看籤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  
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修過以今定本爲主而注諸本之  
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  
當不見非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錄其間有未甚定處  
須更子細爲難也  
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洞  
賓所撰見與偶尋  
不見煩爲問子端恐有本即爲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  
磬得紙且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望早寄也  
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爲况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

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子端竟有哭子之  
悲深爲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爲問也欲煩篆數十字  
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  
有人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  
意只譬如等閑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  
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  
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熹忽聞有鑄職罷祠之命尚未被  
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因書更  
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韓



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爲負滿此功德否耶宓子  
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頽之推說云是伏字濟南伏生  
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昨辱惠書爲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  
爲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  
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爲害也喜病軀粗遣諸證亦時往來  
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  
集考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  
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近  
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趙  
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巖險尤見所有異於流俗之意但  
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爲道此區區多謝  
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彊也因  
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令子程  
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冀聞吉語也奏議得  
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爲慨歎也但未  
卷乞詔定大舉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  
爲補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喜衰病百  
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或腹中氣刺而  
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琢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畧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喜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篇誠之說畧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工夫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鬮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

以呈幾道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鬼雜學辨云精聚則鬼聚氣聚則鬼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爲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鬼鬼中求魄緣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爲鬼陰則爲魄嗑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鬼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鬼中求魄魄中求鬼也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嗑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鬼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體鬼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

辨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鬼與氣亦爲兩物否孔穎達謂鬼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爲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爲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爲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爲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

珠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  
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  
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  
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緣竊謂以其屈伸往  
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  
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  
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  
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  
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  
別緣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

爲陰伸者爲陽往者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陽之靈者  
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  
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  
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  
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無別矣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又當  
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  
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  
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  
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

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

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

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點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爲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常云德不私於己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爲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爲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爲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

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

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

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  
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已雖無知而  
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  
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  
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  
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  
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爲  
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袵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  
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  
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作

此但謂大言不作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



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惟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

或有關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爲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子張問仁

新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

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躡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爲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額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

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喜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

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

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

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畧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况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甚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虚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絮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絮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者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未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

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衍文者觀之  
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  
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  
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  
取其味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絮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之道爾  
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鄙說畫  
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  
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  
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

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強力行亦勉其所當爲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爲謀利計功者之所爲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畧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者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亥十一月八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復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爲堯桀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與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却只



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反復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曾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飪之宜恐非本旨默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直

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  
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  
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  
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  
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  
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  
爲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  
道之篤也默以爲惟與道不隔者爲能信篤若與道隔  
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爾非

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  
當先明盡心性爲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爲聖人決矣  
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  
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  
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  
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  
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  
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  
意豈得違越得他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然  
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

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 答江德功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攔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他日款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答江德功

辛丑正月二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内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躡等

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貞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

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

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為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為二互相矛盾蓋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

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

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况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效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畧此奉

報千萬詳之若以爲是幸即加功若以爲非即此書不煩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喻矣

答江德功

竊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初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一到都下面懇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畧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爲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辨明然罪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亦勝忍耻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觀然聞極踈畧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弁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

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為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之歷必為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

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為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畧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爲未善故程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秦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爲誠之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

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與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繆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

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虞士朋太中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  
 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  
 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  
 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  
 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  
 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  
 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  
 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  
 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

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

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貢易林是也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

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

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

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

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

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它

說之所及矣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

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

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

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

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

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

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

先迷也利未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

舉今所引顏子功夫乃專為力行事耳

二章所謂不失其愛敬之本心則仁不可勝用者甚善但

有子亦據實理而正言之非曲為當世而發也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

然後為不仁也

三年無改乃謝氏之說其意美矣然恐過之不若游氏尹氏之爲實也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畧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爲說也

如愚之說爲不知之說焉得知之說觀過之說皆恐失之過高後亦多類此者詳其意味似從張無垢議論中來其爲得失非但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此須異日子細商量今未敢容易說也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

提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子默契其意故因門人之問便着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脉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爲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爲言吾恐其失之遠也况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 答虞士朋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

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畧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畧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為詳之試因話次以盛意扣之看有何說却以見報熹與之未相識不欲遽相辯難千萬不必云熹所說也論語說有意古人為己之學意亦甚正但覺者得張無若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說太高反致失却聖人本指處多今亦未欲遽論二說謾往并煩扣之亦勿云熹所寄也

答游誠之九言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又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

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擡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為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請試思之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脉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

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答游誠之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喻從前馳騫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它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

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

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

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只此四句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

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

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

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

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

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

明者擇焉可也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

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歐陽慶似

光祖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歐陽慶似

所需序文迫歲冗甚，不暇執筆。然爲學治己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此固不待拙者之言。又況其外之文乎。呂氏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考之，當有益也。



答嚴居厚 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拘時好然務為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公則而畧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宜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誠淫邪遁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立子野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然後有辭卦爻筮有變老陰然後有占爻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

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入也  
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  
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  
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  
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  
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  
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  
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  
也晉獻之欲立麗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  
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  
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  
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

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  
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  
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  
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  
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  
審高明以為然否

答丘子服膺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  
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充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  
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  
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  
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

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  
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  
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  
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  
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揚氏之為  
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為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  
而非老氏之本真矣

答丘子服

兩日連得手示為慰貴大患如此說固好但後一貴字別  
為一義似未安耳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  
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  
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

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  
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  
日用事便可受待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

答李深卿

昨擇之待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  
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  
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  
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為二吾之所  
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  
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着力研究是  
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  
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

易技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掬  
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作是以爲吾學  
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  
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  
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  
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  
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  
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  
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  
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  
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  
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  
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  
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  
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  
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  
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  
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  
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論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  
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  
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  
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却望見教勿  
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  
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  
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  
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  
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  
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况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  
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  
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它推說似太  
汗漫多病痛以喜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  
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  
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  
想如者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  
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

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此主一之漸也  
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各妄想  
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  
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  
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  
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  
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已脚根却  
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  
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它教人者須  
常存此心  
郭子和中庸項曾見之切不可看者著轉迷悶也其它所  
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  
曉此意千萬息却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慈實踐履  
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

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吳德夫

備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

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易字意義分明而

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

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吳德夫

獵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

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楊子直方

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

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  
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  
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  
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  
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  
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及至於成男成女化  
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  
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  
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  
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  
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

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  
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  
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  
之言亦贅矣其它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  
求之又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  
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  
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  
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  
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  
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  
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  
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



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答楊子直

來書譙責不少置一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惶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鑄主具諄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人小吏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裁

處熹却自覺尚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對之深也且如向來出川時所予書無非怨對之語此非怨熹之詞想自記得故竊疑之以爲士君子夫就離合之際不當如此因答書中頗致寬解之詞未有相貶外處如後來見教政事條目其間亦有一二心未安處故因筆自解即非相貶外不知今來所謂貶外是指何語恐實有之而熹不自覺者即望一二疏示容其改過幸甚幸甚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歷

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爲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鬪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爲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廝炒使旁觀指日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鬪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反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懟之撓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不絜矩之過也願更思之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迹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答楊子直

前日晦伯人還已上狀矣但忘記一事欲煩爲作小楷四歲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爲揮染甚幸此箴舊見只

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謂一捧一條痕  
一擱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  
當字學亦絕故又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祛病思幸勿靳  
也

答揚子直

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慶曆十二月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為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亦  
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光祖在此備見  
當能道之也此間諸況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  
書所求妙札曾為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為幸近以書懇  
益公求作先人墓碑不知渠肯作否若肯作又并書即不  
敢奉浼不然又當有請也夏小正文已編入禮書但所見  
數本率多舛誤所示未暇參考少俟功夫子細校畢即納

還也四民月令亦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齊整即必嚴  
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并納還不知近日更得何異  
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  
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未  
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  
古雅因校此本買續還珠甚可笑也

光祖家有泉石頗佳已屬令去求詩能為出數語否王  
才臣寄示所得諸圖幽閒淡泊彼間風俗嗜好不同未  
必識此味也

答呂季克

承示及環叟之書粗釋所疑此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皆  
與之相識然不聞其為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

若原說者則可謂青過於藍矣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沉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歎也八桂父不得書昨亦見其所與尊兄書論原說者大意甚正但似未究其巧譎之情耳

答廖子晦 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大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

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

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

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

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

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  
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  
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  
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  
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  
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  
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  
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間已發其端而近  
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  
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  
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

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  
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  
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  
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  
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  
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  
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  
鬼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  
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  
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  
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  
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



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  
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  
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  
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  
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  
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  
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  
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  
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  
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  
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  
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  
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  
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  
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  
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  
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  
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  
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  
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

耳

答廖子晦

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

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修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爲天地之心即此爲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

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其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更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

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夫某讀之又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答廖子晦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

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於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其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它日面講也。

答廖子晦

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

乎

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

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倫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

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智所別信行於朋友皆不易之

定理中庸或問首章不以禮主長幼智主夫婦何也豈

以禮與智通行無間不當指定分配也歟

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在人者不越仁義兩端而已陽爲

仁陰爲義自此推之四端竊謂禮亦陽德仁之屬也智

亦陰德義之屬也如火木皆陽水金皆陰之類不識然

此段無可疑者

德明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又見教讀書之說且云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不同夫溫柔敦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諸綠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刪也耶所疑未得伏乞批誨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

答廖子晦

熹頓首再拜使至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熹此諸况已具平父書中矣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知好學皆教導之力感不可言此衰拙之任而老兄當之其效又如此爲幸甚矣行期想有定論渠家叔姪意甚拳拳也問及學舍次第此間事旣隔手又生徒希少殊不成次第無可言者然亦未嘗不告之以窮理脩身之事但無緣朝夕與之親接又其間知爲已求益者絕少故亦無以用其力耳論語集注已移文兩縣并作書囑之矣今人得書不讀只要賣錢是何見識苦惱殺人奈何奈何余隱之所刊聞之已久亦未之見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滅不能管得也鄭台州竒禍可駭天意殊不可曉令人憂懼人還草此未暇它及惟千萬自愛不宣

熹再拜上問慈闈安問日至作肅家事處置甚善示及疑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間又無文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旣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入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旣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責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

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論始終條理甚善然去歲見三山上游諸論皆不可曉何耶豈同官所見不同難力爭耶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其它則所論皆善矣國材以仁喻心之說恐渠記之誤不應如此謬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爲義也以行之爲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大抵仁義禮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無所不包故孟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亦可見也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竭力非不敢有其身之謂卒至於不敢慢語尤無序皆不必如此說四端一段甚好此義理之綱領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說大人之義喜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肯能畏大人者矣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不可只說一截所謂反身而誠乃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不可只以敬字盡之也

答廖子晦

巧言令色爲失其本心此語非不是但近時說者多因孟子之言遂以心字替却仁字此則不可當更於此思之得其說則凡言仁者皆可默識不但此章之義而已且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爲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上蔡語錄中說此寫東請客之類此日是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曾子易簣非記者之誤所論而得之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氏讀甸爲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爲之說也

### 答廖子晦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



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竒哉竒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喜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

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可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復之當自有判決處

### 答廖子晦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爲中孚之象中實亦爲孚義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爲誠之象中實爲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

之以爲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允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爲實之體而實爲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岐而爲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而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夫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迹豈非虛耶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耶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哉

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耶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内外交養豈不美哉其讀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微奧豈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内外皆實而中虛者中心虛明而能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爲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爲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

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  
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說謂虛中未  
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  
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精  
義云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  
冲漠無朕之際已不爲虛矣况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  
得爲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闕於正蒙之  
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  
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  
中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

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  
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  
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  
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  
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  
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  
實實爲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  
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  
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  
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不一則二  
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媿於屋陋皆是敬之事

也此二條一以實為主一以虛為主而皆收入近思錄  
唐臣以愚意度之虛以敬言實以事言以敬爲之主則  
虛虛則邪不能入以事爲之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故程先生於有主則實下云自然無事於無主則實下  
云實謂物來奪之詳此二條之意各有所在不可併作  
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  
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則其心  
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存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  
靜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無有二事程子曰主一之謂  
敬又曰敬則自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只緣呂  
氏患思慮多程子謂其中心無主所致如虛器入水破  
室致寇故言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後來學者又

欲盡屏見聞知思程子以爲人心不能無感如鑑不能  
不照但涵養清明則自無紛擾不待屏除也故言有主  
則虛虛謂邪不能入各有攸當皆是以敬爲主若岐而  
爲二恐非程子本意又前言有主則實則是心有主也  
後言無主則實則是物來奪之中心昏塞也辭雖同而  
意則異所言虛者亦然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  
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  
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爲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  
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  
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害大  
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

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爲虛應接於外爲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子晦

所喻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例多苟簡不滿人意然喪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爲急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爲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考也據今所急卜葬爲先葬後三虞卒哭而祔祔畢主復于寢以俟三年而後撤几筵此禮經皆有明文不必用它說改易也

答廖子晦

廟議當時只用荆公之說蓋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并桃僖宣二祖而祔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纔八世耳兄弟共爲一世正使荆公之說未必當理宣祖亦未合在桃毀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蒙見問故謾及之不必爲它人言也所問葬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椁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椁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上築之盈坎而止蓋

沙灰以隔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  
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  
自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  
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  
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 答廖子晦

德明向者侍坐嘗問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旣已知  
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爲私欲所撓耳其要在窒欲  
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妄陳  
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事善  
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方  
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索此乃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令常在目前久之  
自然見得某佩服至訓罔敢失墜效者辱書又蒙誨以  
離羣索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講習體驗之功則與同  
堂合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某執書三復不勝感發生  
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倪焉孳孳斃而後已因念顏  
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嘆旣知道體之無窮又  
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于中有不容已  
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  
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旣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  
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  
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  
夫博文約禮先生所謂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

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是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况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為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

顏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任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旦黍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中間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三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向聞其語猶未深訂近讀蒙卦初九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而程氏傳曰聖王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

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脫去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其反覆深思若威信不立誠不足以立政然猶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往威是蒙文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爲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慈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處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情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

緩急可  
否是兩  
王邦亮



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繆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鳴鳳而生六律六呂之聲因思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况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夫黃鍾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周旋十二律復生黃鍾而還相為宮之義又一宮各

生五聲總十二律凡生十六聲如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馬遷律數與班固志不同者多未曉考其實亦無不同但司馬曆書微隱此等充費思索耳如黃鍾長八寸七分或謂七字是誤蓋十分也是為九寸此等不審然否十二律還相為宮今考禮運疏義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終於中呂為第十二宮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聲此數蓋本於司馬遷曆書然與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者不同其次大呂太簇終於無射應鐘凡十二律迭相為宮其下各有商角羽徵變宮變徵之聲向見書堂七絃琴準用此法以定

清濁高下之聲但不知疏義各爲一說孰是孰否其必  
各有所主也變宮變徵其聲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  
或後來增加之也至於埋律候氣一事尤所未曉書傳  
所載候氣之法置十二律於密室實葭灰管埋之地中  
一氣至則一律飛灰或疑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  
獨本律應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或又按  
隋志之說曰律之長短不同各齊其上隨深淺入地中  
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之管九寸故達此  
說似爲有理今因其說而推之十一月黃鐘管長九寸  
十二月大呂八寸四分正月太簇管長八寸二月夾鐘  
長七寸推而下之其長者遞減至九月無射五寸十月  
應鐘四寸五分雖埋律之地方不踰數尺氣至無有不

達然候管長短不同管長者氣必先達灰亦先動管短  
者氣達在後亦如所謂南枝春先到北枝差遲耳不審  
然否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弁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  
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  
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羽林鐘爲徵南呂  
爲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  
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  
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簇定  
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鐘定爲徵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  
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  
爲五聲長短之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

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祉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祉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竒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竒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竒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竒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竒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

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

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

唯存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祉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祉如林鐘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竒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禮書有此一卷此新書差約偶

在池處俟取  
到寄夫者也

月弦望合朔缺

長身不食長非不能反覆今望賜誨

辰又有或  
出黃道之  
心而不相值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  
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  
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  
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  
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  
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  
然每月合朔不可司也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  
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  
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  
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  
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  
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內則不蝕此正如一人  
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  
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  
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畧可  
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  
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易啓蒙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夫河圖無四

在池裏候取  
到寄去者也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誨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內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畧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䟽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易啓蒙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夫河圖無四

隅之位截然四正而方謂之圓何也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注云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今考班固志天數始於一中於三終於二十五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於三十夫始中終蓋如此推之於剛柔律歷閏餘却有未深瑩者抑亦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乎然亦不合願求其說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爲圓矣注中三句本唐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竒故爲剛二耦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亦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

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會不得今讀集注參考左氏傳乃知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醪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閱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

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嘗聞先生誦周子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爲已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而爲已任非人倫莫相恤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幾聊發狂言以驗中否

所疑審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審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

答廖子晦

陳君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難可以向上事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爲學做些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畧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答廖子晦

顏淵之歎一段是顏子見處今無的慙證驗之可言但以義理推之且得如諸先生及集註之說庶幾少病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於其間據爲己物耳今此謂在顏子心目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顏子心目之間又以爲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槩實說却於其中反覆涵泳認取它做工夫處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當心融神會默契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况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心性一段大槩則然

但中間方說心爲之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可更思之

實見一段大意極善然非熹之說也程先生遺書中自有

一段說得極分明章首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云云即此意也大學誠意章

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弁詳之

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一語意亦正類此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於外書可弁檢着見於外書可弁檢着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



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來喻大槩得之然其門言語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學問爲兩節者尤不可曉恐當更入思慮也

禮書中青史氏之記見大戴禮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即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抵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以釋其囚而問之

來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曾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潮州王尚書舊嘗識之其人勁正忠實有餘在言路嘗論湯思退之姦而逐之但爲人頗踈率學問偏任已見諸經極有恠說立朝議論亦有不到頭處然不害爲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議煩錄一本見寄傳景初是其壻恐必有本且夕當寄書問之也

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未必盡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淪廢已如此是可嘆也

韓文考異袁子質鄭文振欲寫本就彼刻版恐其間頗有

僞氣引惹生事然當一畝錄付之但開版事須更斟酌耳  
若欲開版須依此本別刊一本韓文方得又恐在復勞費  
工力耳

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得聘禮以前二十餘篇今錄其  
目附去彼中所編早得爲佳此間者已送福州令直卿與  
劉履之兄弟參校寫成定本尚未寄來若有可增益處自  
不妨添入也然因此得看禮疏一番亦非小補不然此等  
如嚼木札定無功夫看得也

答廖子晦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  
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  
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恠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  
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  
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  
之論也此雖微陋踈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和  
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  
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  
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  
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  
之首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  
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  
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

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

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

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  
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  
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  
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  
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  
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  
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  
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微上微下細密緊切處  
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  
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  
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  
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

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  
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  
疑只是其徒爲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  
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  
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  
公旣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  
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  
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  
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  
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  
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  
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

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  
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  
文約禮實事上者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  
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考異

答嚴居厚又當純熟明快

作快一

答廖子晦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

一無  
又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李濱老

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既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

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  
或乃探測幽微馳驚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  
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  
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  
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  
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  
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  
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  
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  
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漣  
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

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  
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秘丞公合而  
祠之更立漣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  
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  
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  
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  
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  
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  
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  
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  
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  
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

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小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

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况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馱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



朱子大全 卷之四  
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狎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爲禱匆匆不宣熹再拜

答方耕道耒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日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尚多有可論處來書偶

留墳菴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 答方耕道

示問詳復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

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 答方耕道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

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  
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  
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  
易也

答曾節夫 遵

所喻夷狄之云恐不當以此爲比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  
涵涵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疇昔所聞於湖湘者考校此  
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平日之言却似與此  
心此事不相入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 疎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  
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已

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  
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  
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况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  
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民  
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  
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民其止止其所  
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民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  
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  
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  
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  
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  
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

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則敏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開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

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呂道一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蕪善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魯致虛

肥卯二

南康從祀畫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祠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

朱子大全 卷之四  
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為  
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  
節目其它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  
也

答黃商伯 灝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踈却似不  
然蓋不問其親踈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  
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  
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  
幸更考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絮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  
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  
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  
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  
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熹  
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奉  
寄旦夕別附致也

答黃商伯

熹請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  
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等候出敕留滯耳萬一未遂愚計  
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他望但  
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  
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  
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耳示喻向來喪服制度  
私固疑之僕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僕頭

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扣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襪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統頸直過畧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盤統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竊疑直領者古禮也圖三禮襪衫者今禮也如公服有橫圖必是故事中曾有两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爲一旣矛盾而不合於是爲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并合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襪衫爲稱四脚即與襪衫爲

稱冠即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爲稱今則并加四者而下服有襪有裙亦是重複而真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纏紙裹不成頭緒近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爲王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邪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度雖未必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濂溪之祠郡將乃能留意如此并及陶劉亦甚善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

緊要然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繫亦不輕如今日荒政  
便與此事相表裏若如庚子年中守令見識彼安肯作此  
事邪

答黃商伯

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遍檢諸篇未見其  
文不敢輕爲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則禮律甚明不  
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爲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疏中趙商  
問答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  
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多非  
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  
須自有互相降厭處如顧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權  
制禮畢却反喪服不可爲此便謂一向釋服也心喪無禫

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爲母服期已除而以心喪終  
三年當時議者以爲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此事本不欲  
言以自是講學一事故及之切勿爲外人道也跪坐近得  
楊子美書引僧人禮懺道士宣科爲比彼蓋未嘗以爲難  
只是慣耳其說亦爲得之皇祐祭式却未之見如有本幸  
因的便借及彼時所用只是開寶通禮此有其書欲一參  
校也開寶與開元大槩相襲開元只有先師二位無諸從  
祀或是開寶所增也位牌於法亦只卧之於地與獻官位  
版相似非此爲神位也今獻官位版亦有植之  
以跌而立之者皆誤也塑象如開  
元禮則無之想當時初加夫子王號即內出衮冕以被之  
則爲有象不知何故牴牾如此豈所修禮書亦姑以存古  
而實未必行邪而韓退之劉禹錫諸廟學碑亦皆言有象



本朝則固有之久矣可更試考之也

答黃商伯

大學知止能得或問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至能慮則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則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然猶有定靜安慮之四節學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工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大學之全體極

致而言之歟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効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則賦健順之於心得非敏於爲善者是其健循其自然者是其順乎然自昔祇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邪

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

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戌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巳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一章竊謂此章先明理與氣不相離遂言氣質之性雖有善惡然性中

元無此兩物相對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氣稟有昏濁又私欲污染其善者遂變而為惡當為惡時非別有一善性也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濁不可不謂之水之說似指成之者性以後而言與孟子拔本窮源性善之論不同然惡或不萌則本體亦有時發見若能澄治則復其初矣至於水流而就下以爲繼之者善則是以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皆指爲繼竊謂須如易解之說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旨以濁比惡亦是專指欲動靜流之後竊謂須如大學集解之說因氣稟之不齊而又私欲生其間分比兩節然後精盡也未審是否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上說而指其

已發動之所爲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須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脉自分明矣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見此一心爲甚悞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爲不同也

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爲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問語誠始詳明善擇善所以爲誠之基本者亦始於此章併言之舊嘗觀乾九三九四與坤六二覺聖人說乾之修爲易而坤則工夫緊實似有聖賢之分大學初說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懼謹獨工夫規模覺得似比大學爲高遠直至二十章始言明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似二書隨學者器質爲

教也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異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舊聞先生說義理分界至處須要截然要貫通處又自貫通竊謂仁發而爲愛愛而得宜便是義有品節便是禮之類則體雖各立而亦相貫通竊恐五行亦如此嘗見人言五行之體質便是土如木之堅則亦有金金之從革亦有曲直之性也未審是否理有未明雖於事非急亦不可終於不知畧乞賜教

曲直稼穡各是兩事餘亦合準此例潤下者潤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從革者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

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證皆當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幸試推之

鬼神之理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隨所見決其是非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說竊謂氣散而非無苟誠以格之則有感通之理况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則其感格尤速也未審是否

三條皆善橫渠說五行數段甚精可并考之

陳勝私嘗說雷霆震擊真有鬼物先生不答次日乃言學者當於正理上立得見識然後理之變者可次第而

通若將理之變者先入於心立爲定見則正理終不能  
曉矣竊嘗服膺妄謂夫子所言與答宰我之問程子張  
子之論無非正理但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  
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  
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爲善竊疑石氏所  
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  
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  
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  
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  
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  
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  
爲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

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  
之所自歟妄意如此殊未明徹乞指教

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爲近未至  
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爲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  
槩亦如來喻恐可參攷也

### 答黃尚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  
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  
况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  
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也今得來問每以此  
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  
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

此是去年信  
州發來書

今者所

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  
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  
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  
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答詹元善

體仁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  
如其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  
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  
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  
而志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  
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  
也借易皇恐皇恐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

不知曾爲辨此事否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  
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  
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  
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  
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  
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  
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  
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  
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  
其出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黷之心焉則庶乎其  
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翫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  
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

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

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持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詹元善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

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見羅養蒙之孫示及其祖事狀有此一條事與今日極相類今謹錄去恐更合稽叅禮律以盡情文之變乃爲盡善此非小節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紜雖公議幸伸然自此外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來書所賦蕩之卒章真可爲流涕痛哭也進對之際言之不切不足以盡吾心而吾言雖切度亦未有轉移之勢不知明者又將何以處此也偶得黃子由奏疏謾錄去其言至此不爲不切蓋已下到大承氣湯矣而畧無動意奈何境外之事彼若爲萬全之計固不輕發但恐萬一狂謀輕襲而我之邊障未有以當

之此則慮外之慮而所繫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如其不然趙豹無故之疑梁武金甌之戒直可爲寒心不知今日諸公何以處之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揚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未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李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晚年休息之計元善焉於友誼固自不薄而張帥之傾蓋勝流今之君子亦鮮能



及也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敬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邵子文記明道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叢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答潘叔度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為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已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克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九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乎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寤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答潘叔度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

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參考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濶翻也大抵諸所誨論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間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發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不當以此論也此話甚長非面莫既大抵鄙見與彼中議論不同處非一而此爲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雜處安得相與極論以會至當之歸乎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諭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偽却在他人如何必得况吾輩所急

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胸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歛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蚤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况所謂日用之間

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脩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覲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潘叔昌

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畧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徃徃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

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恠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

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怨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目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唐論却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榘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為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

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為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蜂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

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  
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即程正叔寧可  
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他陳正已作宰相也可恠可恠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恕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  
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  
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  
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  
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  
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  
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  
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潘叔昌

向來鄙論初無深旨來書誦及足見不遺一善之意然所  
謂有主於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遺書首篇答李端  
伯之問者正是此意不可離此持守別想像一物以主乎  
中也

答潘叔昌 書社生二論後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  
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  
有扶漢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  
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顏公之智誠有所不足非獨奔平  
原一事也但仁義禮智信列於五常聖人皆顯之以爲教

未嘗備有所隱也。今日聖人獨顯仁義忠信以爲教而神智以爲幾，不知何据而言。若其果然，則是仁義忠信乃無用之樸，而智乃仁義忠信之賊矣。學術不正，使人心頗僻如此，甚可憂懼。不知老兄曾見此論否？聞其託於賓館，必嘗相與講學。者幸有以警之，毋使東萊宗旨轉而爲權謀機變之學也。

答潘叔昌

所示內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薛氏書已領觀，其用功纖密，良可歎服。而昨得其論語及春秋，却有難曉解處，豈其用力於彼者，深固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邪？學者於此要當知所擇耳。仁傳正類南軒所爲鄙意，亦所未安。伯恭昨補外書，張澤語錄問聖賢之言要切處，思一段意思却極好也。陳齊之文乃如此，尤所不解，亦嘗究其失否？微言既絕，大義益乖，甚可悼懼。不覺傾倒至此，此紙不可以示人也。只欲賢者知之，不枉用心耳。

答劉叔文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只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虚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爲晚。

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益枉費心力也

答劉叔文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來說雖多只以此意思之便見得失如云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又引通書解云云亦是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爲誠不知此是誠之

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爲誠也又引無極之真以爲真口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理矣夫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其間瑣細不暇一一辨論但更看太極圖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如此糾紆矣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



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胡伯逢

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答胡伯逢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帷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逢

昨承喻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安來諭大抵專以自知自治爲說此誠是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人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

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曾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竊觀來教所謂苟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者亦可謂非聖賢之本意而義理亦有不通矣熹於晦叔廣仲書中論之已詳者今不復論請因來教之言而有以明其必不然者昔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不必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

已有此法則明道豈故欲捨夫徑捷之塗而使學者支離迂緩以求之哉亦以其本無是理故爾且孟子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者正謂精思力行從容涵泳之久而一日有以泮然於中此其地位亦已高矣今未加克復爲仁之功但觀宿昔未改之過宜其方且悔懼愧赧之不暇不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邪有所知覺然後有地以施其功者此則是矣然覺知二字所指自有淺深若淺言之則所謂覺知者亦曰覺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夫有覺於天理人欲之分然後可以克己復禮而施爲仁之功此則是也今連上文讀之而求來意之所在則所謂覺知者乃自得於仁之謂矣如此則覺字之所指者已深非用力於仁之久不足以得之不應無故而先能自覺却於

既覺之後方始有地以施功也觀孔子所以告門弟子莫非用力於仁之實事而無一言如來論所云指示其方便之自得者豈子貢子張樊遲之流皆已自得於仁而既有地以施其功邪其亦必不然矣然熹前說其間亦不能無病如云爲仁淺深之驗觀以今觀之自不必更爲之說但以伊川和靖之說明之則聖人之意坦然明白更無可疑處矣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喻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

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

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

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

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

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禮仁義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

中節者是也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

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

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此

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

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

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

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為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發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槩謂善為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却善字，無所不為，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為善。發不中節，然後為惡。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謂本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為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為仁為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為仁之方，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如熹之言，則所以而未必是，又可以與為為兩事者也。

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為仁為一事也。以名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仁性可專以愛為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為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此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為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義之用為仁也。夫與其外引智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為仁之體，則執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為表裏之相須，而可以類求也。執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槩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為之方，然後就此慈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不失為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為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間一知十者皆適

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  
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叙曾臆不覺言之太繁伏  
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黃仁卿東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  
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  
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  
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  
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曾令其平易廣  
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  
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隘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  
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  
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  
此實恐枯燥難見功可

答黃仁卿

示諭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  
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  
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  
有歎恨可改葬之議既非人謀所及假卜筮以決之亦古  
人所不廢更詳思之如何熹自劾之章已批上旨喻以事  
不相關則是已經進呈矣遜詞避寵亦事之宜紛紛不已  
又似過甚今已幸得請矣只用省劄令還故官更不再出  
敕牒亦甚省事位高言廢又是上一等人今人則位未高  
時已無及物之志矣可爲深太息也此間親知有仕於汀

者書來說彼民望行經界尤切韜仲歸說趙書亦請行之當軸頗難之彼於汀無利害只恐牽連并及泉漳耳之政且得如此亦善人固難得每事皆善也漳人亦淳但淳者太淳故其有勢力者得肆殘暴爲可憐耳向來繆政撫其淳者甚至而治其豪猾不少貸亦有精力不及而誤縱舍者然或者至今以爲嚴殊不可曉深自愧恨不得如仁卿者爲寮友而規正之也

答黃直卿幹

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黃直卿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讒笑却誤人也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又無好况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

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  
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  
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  
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  
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  
耳近日講論及脩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諭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  
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  
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  
錄去可更詳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  
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  
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  
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  
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  
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  
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  
確之類亦是圖中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  
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畫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  
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  
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畫得  
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  
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

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虚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善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行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畧脩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着多無入處不知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答黃直卿

喪服篇

所說析出經傳破碎重復不相連屬不可行也

此篇已畧修定似有條理且其間有見上條見本條之類尚涉重複然去之又似太踈略可更裁之或按本條下依逐條之下却皆便後有通例一條甚好恐更有可入者當補之

喪服義



此篇都未編可更考之恐當以三年問一篇爲首蓋其言所以制服行喪出於人情之實最爲明切又包三年期功以下皆盡其後乃取諸篇中論喪輕重意義者附之若此多即不若依舊只附前篇作傳記亦得

士喪禮上下

兩卷略定更詳之

士虞禮

當以士卒哭祥禫之禮附其後而於篇目下注云附士卒哭祥禫禮附

喪大記上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

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採集別爲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雜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爲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掊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爲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譏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榘柎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空葬

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誅謚章如以此類更推廣求之可附即附

但顧命康王之誥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

入如何

奔喪

道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並喪怨更有說此所取似

踈略可更考之

居喪記

弔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

喪義

以檀弓哀戚之至一條為首此條甚長今注疏皆謂分斷了今當合之其餘有

通說喪禮或於喪事如孔子早作子張庶幾等語皆合附

入別紙更又剪下碎段一束恐亦可附如妻喪以矢天

不剝奠之類已削去皆可入

以上共十篇

重出例不須如來喻但於初見處注尾著圈而注其下曰

後某章某章放此喪服篇疏中亦有一士虞禮記既封至

除之此一項不入例可更詳之

上大夫之虞此條當入大記下篇

周禮喪車更詳之若是上下通用即入喪服通例經中若

是王禮即入大記初用車處

凡已剪下重複碎段恐有漏落或當載者可更詳之所寄

數卷若前此旋次得之即可子細看今并寄來又值事冗

目痛只看得一兩卷子細自既夕以後多不及詳可更加

功脩此數卷也卒哭篇附虞禮後以本記補經

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將日

而附止辭一也注末云哀薦成事一饗辭止之饗注

右卒哭○記云云

明日以其班祔止尚饗

右祔○云云

○祔杖不上於堂

養而小祥曰薦此常事

右小祥○記云云

又養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右大祥○記云云

中月而禫止未配

右禫○記云云

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

### 去隨事改正

所論士廟之制雖未能深考然所論堂上前為三間後為二間者似有證據但假設尺寸大小無以見其深廣之實須稍展樣以四五尺以上為一架方可分畫許多地頭安頓許多物色而中間更容升降坐立拜起之處淨掃一片空地以灰畫定而實周旋俯仰於其間庶幾見得通與不通有端的之驗耳

若如此圖則堂基之上便分前段三間後段四間及兩邊夾室之位矣即不見得殿屋橫棟從甚處斷兩窗之分從甚處起又不見厦屋兩翼如何似今之門廡又不見兩夾堂外既無墉亦合有柱與否云有柱則於經無文云無柱則兩屋角懸空無倚託處又恐間架次第雖如所說其殿屋分四窗處亦合如前來

寄去之說但移得洗更稍向東當簷滴水處耳夏屋亦須  
作次棟以覆兩夾但設搏風版於兩夾之外次棟盡頭而  
設洗於其南如此乃有門廡之狀先之說福州人蓋屋之  
所謂君臣門也前後皆爲五間而中三間爲直棟旁兩間爲兩夾其上椽  
瓦或爲東西雷之上流或爲次棟而設搏風於其外也若  
不如此則殿屋直棟反短於夏屋之棟等殺不應爾也  
古者降殺以兩恐士廟深廣當自天子制度三降而得之  
又於其間細分間架乃見其實也

適又思之恐只是作三大間旁兩間之中爲墻以分房室  
兩夾之界略如趙子欽說但門廡二字未合耳可更考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朱文公文集四十六卷後考異

黃商伯問大學知止能得云云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  
問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其釋知止之  
本文全體可謂當矣然恐學者見其有天下字有皆字  
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  
止如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盡格  
知盡至始爲知至身脩以至天下平皆得所止之效與  
所以繼綱目三語之後言之蓋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與  
乞賜指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



其直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為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嚴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愈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卷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為愈蓋不惟學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他務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即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尹說甚佳南軒解義為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

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君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已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

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

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闕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

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廼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孝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意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



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  
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  
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  
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  
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一箇亦得  
論氣之本也

字未安李支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  
言天者

李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  
始觀終繼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自今雖曰未  
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  
用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闕畧於  
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嘗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  
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  
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  
不物則死矣體省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  
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神德為此萬物之體

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神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為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

耳目之精

氣魂也

口鼻之靈

二者合而成物精虛

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入陽神也魄入陰神也亦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寢之善而無預試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惡惡後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超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戮之科矣試更思之其範皇極亦有此意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之見為已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

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讀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迺脩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脩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脩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較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微礙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已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其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竟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已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

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幹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第知所以改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進優漸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

謝方明事祖險薄有得其可為法然季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思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便自胸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臨促轉見無進步真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為是

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指帶甚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昡之光復為來日將昡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

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密察庶

幾可以交神明矣事如抵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

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育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

竟者其氣也氣散竟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極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邪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遊魂玩遊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魄不離魄聰明乃是魄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竟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

程子曰竟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竟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既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文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  
 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  
 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  
 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為仁之端下即論非  
 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  
 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發  
 乎仁有彼我心則為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  
 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  
程子氣類相合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  
 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工致力  
 之道也要皆當一一剖析又不敢大成支離失其全豐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

者體之即見善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  
 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  
 不失其心然後為得耳

答呂子約

承論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  
 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畧蒙聽察不知何  
 為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  
 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想却是不曾專一故  
 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  
 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  
 於此邪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  
 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

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問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著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也

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知未周而言以言語人皆有所為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為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已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要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所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為莊周之類皆由傳之

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老於西河之上氣

可也盡末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

標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藐之之訓其血脉貫通

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為難也所謂傳非

所論甚善未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

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

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

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

也大抵先要虚心為要耳如高無間然一段五章說得甚

意之時未有此意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算

後迂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稟

剛柔不齊則樂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

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筭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

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踈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

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

坎離之交故為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為

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為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

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

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尚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畧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鬼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鬼者在天豈有形質邪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邪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自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邪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邪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

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

之類皆具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相說有饋生鶩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後其身恐有寬之之意常感於中此病好記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出雖未曉覺然心知其

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雖曰以理却之然中心不無  
惇君此類則釋氏之說久久極易惑人但先入者為主  
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  
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而後有物者邪以此推之則體物  
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  
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別理會箇題目勿又留情於  
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驚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細  
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厨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是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之學云者  
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而專以講論為學也則以學  
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而專以講論為學也意

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備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  
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  
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邪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  
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  
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菟陽也屬天鬼除也屬地菟氣歸于天體鬼藏于地是  
也聚而復散者為菟聚而不散者為魄鬼非氣也精氣  
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菟者  
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